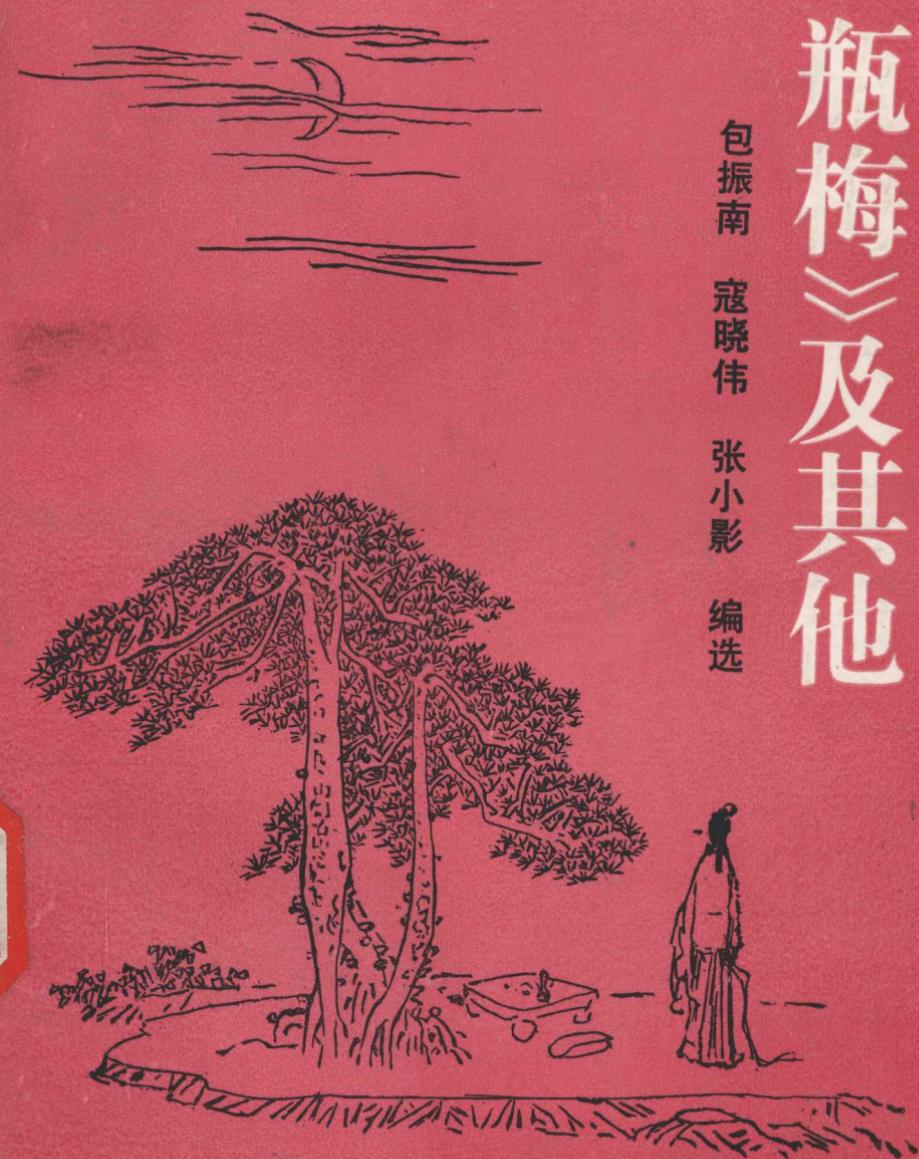


700

# 《金瓶梅》及其他

包振南 寇晓伟 张小影 编选



# 《金瓶梅》及其他

包振南

寇晓伟 编选

张小影

高越峰

审校

李 赛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n ping mei Ji Qita  
《金瓶梅》及其他

包振南 寇晓伟 编选

---

责任编辑：左振坤      特邀编辑：徐波      封面设计：尹怀远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17.375印张 2插页 405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第九印刷厂印刷 印数：1—1 340册 定价：8.9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7—80528—398—2/I·67

---

# 应当重视国外的汉学研究成果

## ——代前言

国外的汉学研究源远流长，对于当代中国的研究（现已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中国学”）方兴未艾。西班牙人门多萨早在1585年便出版了《中华帝国史》，至今仍是西方有关中国历史著作中卷帙最浩繁的一部。日本研究中国通俗文学的先驱者冈岛冠山早在十七世纪便致力于评介我国的文学名著《水浒传》。欧洲早在1890年就创办了专门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刊物——《通报》，至今已将近有一百年的历史。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声称，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1818～1900，汉名王西里）远在一百多年前便写出了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而英国普任驻宁波领事的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在1928年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宣称：“在包含汉语在内的任何语言之中，这是撰写中国文学史的首先尝试。”而篇幅最长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史》不久将在美国出版，美国学者在十年前便致力于编写“一部堪与《牛津英国文学史》相媲美的《中国文学史》”全书共分十一卷，卷目为：中国古代诗歌、古代散文、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七世纪的诗歌、公元七至十世纪的诗歌、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的诗歌、公元七至二十世纪的古典散文、文艺理论和批评、公元十三至二十世纪的诗歌、白话文小说、戏剧和二十世纪的文学。在日本，据吉田诚夫等人编纂的《中国文学研究要览》记载，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在1945～

1977年间共发表论著一万二千余篇，在此期间可供发表研究中国文学的刊物达九百五十多种，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至七十年代中期，日本已拥有3 000～3 500名高级讲师或副教授以上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这当然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研究资料方面，国外的学者也拥有一定的优势。据台湾版《中华百科全书》有关“汉文学”词条的注释，早在公元九世纪，日本收藏的汉文典籍就达一万六千余卷。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为了达到侵略和掠夺的目的，普遍派遣大量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学者、记者、“探险家”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前来我国，搜罗了数量十分可观的文献资料。英国大英博物馆东方书籍和抄本部收藏的敦煌文献达八千件之多，此外还有在鸦片战争、英法战争和义和团运动时期从中国劫走的各种中国珍本和太平天国的史料。苏联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我国的敦煌文献达一万多件。德国的柏林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基美博物馆、巴黎大学、捷克东方学院鲁迅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东洋文化研究所、美国的燕京学社、国会图书馆都收藏了大量的中国文献。据1972年出版的二十二卷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语言书目》的记载，所收藏的中国书目达五万五千种。日本长崎海关曾对1695～1754年间从我国运往日本的汉籍书目汇集成册，题名《舶载书目》，仅日本汉学家长泽规矩也在内阁书库中发现的就有五十八册，现已有日本关西大学整理编订分两卷出版，其中记录了我们已亡佚的许多稀世珍本。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国的学者在资料占有上并不拥有绝对的优势。加上国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电脑的应用已非常普及，在信息储存、资料检索、复制利用等方面都已高度现代化，我们必须正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落后状况。

研究经费的匮乏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学术研究的发

展。精神文明的建设离不开雄厚的物质基础。学术性的刊物和论著一般都不会有很大的发行量，经济上需要给予扶持，由于经费的不足，即使一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也有可能无法付梓。而在这方面，国外的中国学研究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六十年代，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议院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政府根据这一法案拨出巨款，成立了三、四十个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负责培训人才、搜集资料和开展课题研究。此外，福特基金会对中国问题研究尤为重视，制定了中国问题研究和培训计划，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哈佛大学在二十年中培养了三百二十余名研究中国和东亚问题的博士生。经过六十年代的大发展，就研究经费、人员数量、研究机构和成果而言，美国开始成为在中国学研究方面可以与日本相抗衡的国家，尤其是在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研究方面，美国已处于领先地位。

国外汉学家或中国学家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项无需多大投资便可加以利用的智力财富。不仅外国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可以为我所用，外国的社会科学成果也同样可以为我所用。英国著名的汉学家李约瑟博士对于我国自然科学史的研究，已为我国填补了一项空白，这已是众所公认的事实。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这一领域内，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日本学者盐谷温、长泽规矩也、美国学者韩南等，都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是，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份专门介绍外国学者汉学研究成果的刊物，可供发表汉学研究论著译文的园地寥寥无几，既然汉学研究的成果得不到翻译和介绍，也就谈不上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估和鉴别。而有些早已为外国学者研究解决的问题，由于信息不通，时隔多年，我国学者有可能仍在重复研究，应该

说，这是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一项浪费。我们应该加强这项信息交流的工作。事实上，外国的汉学研究成果也将会受到我国读者的欢迎。

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并没有可以高枕无忧的理由，国外学者在发表论著和出版物的数量方面大有咄咄逼人之势。据不完全统计的263种中国文学研究文献书目的出版情况来看，我国大陆解放后出版57种，解放前出版31种，台湾出版43种，香港地区出版12种，以上共计143种；美国出版43种（其中三百页以上的书目或多卷集有16种），日本出版61种，法国出版7种，英国出版3种，苏联和捷克各出版2种，西德和加拿大各出版1种，以上共计120种，荷兰汉学研究机构出版的《汉学文献题录杂志》尚不计在内。

就研究的角度、方法、体系和成果的质量而言，我们也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中国人研究中国的问题，一般来说，感性知识较为丰富，对现实问题往往有切肤之痛，且往往倾向于从微观上看问题；就古典文学研究而言，考证、析疑、辨伪、质疑一类的文字俯拾皆是，而作宏观研究、理性分析的雄文力作较为罕见。

在我们选编的这册反映国外学者研究我国明清小说部分成果的集子里，不难看出，国外从事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们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凭借各种不同类型的文艺理论，在广泛利用散布于世界各地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于我国明清小说的研究作出了这样那样的贡献，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尤为令人瞩目的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东方文化系主任韩南教授在《金瓶梅》研究方面，赢得了国内外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教授曾指出，对于《金瓶梅》的进一步研究都必须以韩南的卓越成果为基础。

《金瓶梅》日译本的译者和中国文学研究家小野忍认为，韩南率先对《金瓶梅》的版本作了富有独创性的研究。韩南的研究成果来之不易，他曾于一九五七年来我国花了八个月的时间考查《金瓶梅》的各种尚存版本，随后又赴日本访书四个多月，因而得以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写成了那篇奠定他的学术地位的博士论文。应当承认，他的成果在我国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尽管全文译介他的《金瓶梅》研究成果在国内尚无先例。捷克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毕生对中国人民怀着诚挚的友好感情，在捍卫鲁迅的崇高形象方面曾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对于中国通俗小说起源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在数十年前论证的学术观点至今仍不乏借鉴的价值。在有关《红楼梦》、《水浒传》、《古今小说》等作品的研究方面，国外的学者和研究工作者都提出了富有个性和特色的学术见解。美国学者约翰·L·毕肖浦站在比较文学的高度，论述了中国通俗小说在心理分析方面的局限性与中国在小说创作领域中缺乏贵族女作家的传统有关；对于囿于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工作者而言，他的论点当然富有新意。

由于编选者的水平有限，且受到资料来源的限制，在有限的篇幅内很难全面反映国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译文也势必会有失当之处。但随着我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外文化学术交流必将得到加强，我们希望这本集子的出版能为此而起到添砖加瓦、架桥铺路的作用。

编 选 者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九日于长春

# 目 录

应当重视国外的汉学研究成果

——代前言 ..... ( 1 )

## • 《金瓶梅》研究 •

中国小说的里程碑 ..... ( 1 )

..... [ 美国 ] 帕特里克 · D · 韩南 著 包振南 译 ( 1 )

《金瓶梅》版本及素材来源研究 ..... ( 1 )

..... [ 美国 ] 帕特里克 · D · 韩南 著 包振南 译 ( 14 )

《金瓶梅》批判研究

——《金瓶梅》日译本译后记 ..... ( 1 )

..... [ 日本 ] 小野忍 著 包振南 译 ( 142 )

《金瓶梅》“淫书”析

——第二十七回中的双关语和谜语 ..... ( 1 )

..... [ 美国 ] 凯瑟琳 · 卡利茨 著 包振南 译 ( 157 )

## • 中国通俗小说概论 •

关于中国通俗小说起源的研究 ..... ( 1 )

..... [ 捷克 ] 雅罗施拉夫 · 普实克 著 包振南 译 ( 181 )

中国十七世纪的文学革新和小说遗产 ..... ( 1 )

..... [ 美国 ] 罗伯特 · E · 赫格尔 著

..... 曾铸 译 陆乃圣 校 ( 228 )

- 新小说的兴起 .....  
..... [加拿大]曹淑英 著 包惠南 译 (244)
- 中国长篇“小说”与西方的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类型的重新评价 .....  
[美国]安德鲁·H·普拉克斯(浦安迪)著 (269)  
吴晓园 译 张明 包振南 校
- 中国小说的某些局限性 .....  
..... [美国]约翰·L·毕肖浦 著 包振南 译 (289)
- 其他明清小说研究 ·
- 一百二十回《水浒全传》的研究  
——通过《发凡》试评《水浒全传》 .....  
..... [日本]白木直也 著 严枫 译 (305)
- 一百二十回《水浒全传》的研究  
——对《李卓吾评》的研究 .....  
..... [日本]白木直也 著 严枫 译 (330)
- 林黛玉论 .....  
..... [日本]小滨陵一 著 钱玮 译 张守惠 校 (362)
- 艺术的娱心作用：对于《古今小说》的探讨 .....  
[美国]蒂莫西·C·黄 著 (391)  
夏伯育 译 包振南 校
- 《聊斋志异》作者的世界观 .....  
..... [苏联]O·П·费什曼 著 王徽生 译 (418)
- 《儒林外史》与清代的社会批评 .....  
..... [美国]保尔·罗普 著 包惠南 译 (442)
- 《儿女英雄传》的语言 .....  
..... [日本]太田辰夫 著 钱玮 译 (473)

《孽海花》的戏剧性结构 .....	〔美国〕彼得·李 著 包惠南 译 (502)
《官场现形记》的真赝问题 .....	〔日本〕樽本照雄 著 文睿 译 (519)

• 附 录 •

作者介绍 .....	(535)
------------	-------

# 《金瓶梅》研究

## 中国小说的里程碑

[美国]帕特里克·D·韩南 著  
包振南 译

《金瓶梅》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杰作之一，不仅质量优异，而且卷帙浩繁。在我的想象之中，它也是英语读者所最熟悉的小说之一。翻译的版本不止一种；尽管最全的译本<sup>①</sup> 并不是根据最可靠的版本翻译的，而是按一种粗劣的、经过“整理”的文本翻译的，但它无疑将使现代的读者对原作是什么样获得一个粗略的概念。

一部文学作品通常为人所知的那些情况，在这部小说里却鲜为人知。作者是谁的问题已在三个多的世纪里让人无法猜透。至于写作日期的确定也仅仅是在很大程度上碰上了好运气。这部小说的写作日期大约是在一五八二至一五九六年间<sup>②</sup>；日期的发现得归功于小说中一位人物对当时的一桩丑闻偶尔说的一句话，以及一位诗人在信中偶尔提到的内容<sup>③</sup>。可是，尽管我

① 克莱门特·埃杰顿：《金莲花》，1939年版。

② 吴晗推断是1582～1602（万历十年到三十年），恐原作引误。——校注

③ 第一个日期是由历史学家吴晗确定的；第二个日期以及本文附带提及的其他细节，在帕特里克·D·韩南《〈金瓶梅〉的文本和素材来源》一文中已作了论证（伦敦大学论文，1960年）。

们并不了解有关这部小说的情况，但在现代批评家的心目中，却从来没有怀疑过它代表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新发展。只有当我们问一下它是如何有所不同的，它为什么应该是不同的以及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时，时至今日所作出的回答似乎显得并不那么令人满意。

与早先的小说相比，它当然有一种显然的不同之处——写作方式的不同。别的长篇小说都属于传统的章回体故事，有些小说至少是先前书面作品的改写本，而《金瓶梅》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一个人想象出来的产品。这决不是说它就没有任何素材来源；相反，业已证明它是储存抄录文字的库房，集至少现代之前所问世的各类通俗文学作品之大成。所不同之处则在于它并不怎么依赖于它的原始资料：作者决意将早先一部小说（即十四世纪的伟大侠义小说《水浒传》<sup>①</sup>）的一个插曲加以扩展。作者所选用的场景意味着，他不必连篇累牍地引录传统性的材料。因而，他只不过从早先和当时的文学作品中选用了那些适合他的需要的片断，而且随意加以改写。即使取自《水浒传》、构成小说的起点的那个情节，也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它所蕴涵的意义。注意力的中心已不再是武松这样一位主角，而是一位次要的人物潘金莲和一位更次要的人物西门庆。武松不过是一种在紧要关头出现而起扭转局面作用的人，只是在小说临近末尾时才重新露面。而另外两个人物，就《水浒传》中对他们的形象所作的刻画而言，后来在此作品中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然而，人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明显的差别尽管对于文学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使我们对这部小说所能了解的情况却微乎其微。为什么仅仅由于这是一部由一位作者写成的小说便缺乏

<sup>①</sup> 参阅赛珍珠：《四海之内皆兄弟》或J·H·杰克逊：《水浒》（1937年版）。

早先的长篇小说所具有的种种特点(例如,插曲繁多的情节结构和夸张式的人物形象塑造)?这对于我们来说丝毫也不是很清楚的。浏览一下为数众多的、以英雄和神怪为题材的摹拟小说,便很快可以使我们感到满意,这部小说决非如此。事实上,这部小说的写作背景确实是某种别的因素所促成的。我们必须设想它的作者所要达到的目的或萦绕在心头的目标,肯定导致他抛弃了旧小说的写作方法,而致力于创作一种新型的小说。

这种萦绕在心头的目标,通常与作者的态度(被说成是一种“现实主义”)或他的主题(“日常生活”、“社会的横截面”等)是相关的。对于这些术语都可以这样来下定义,以至于使其中的每一个术语从文字上来说都符合这部小说的情况。至于为“现实主义”这个词花费时间去下定义是否值得,都是令人怀疑的。因而,我将探讨主要与情节、人物和详细的背景情况相关的若干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这部小说有别于早先的长篇小说。

《金瓶梅》与所有早先的小说之间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它完全抛弃了传统性的故事情节。它令人瞩目地表明了作者具有一种强烈的(如果说也许是无意识的)协调感,凡是小说中出现了传奇式的夸张成份,那几乎势必是从其他作品抄录的。这体现在小说卷首连篇累牍有关武松的奇遇的叙述上,也体现在第八十四回中有关吴月娘赴泰山途中所经历的种种折磨的描写上。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关于武松的这段历险记取自《水浒传》中的一个插曲,而吴月娘的插曲则是根据同一作品至少四个不同的部分糅合而成的。另一起富有传奇色彩的事件是第四十七回中苗天秀的被害;它再次破坏了这部小说渐渐留在读者印象之中的协调感。可是,这段文字几乎完全抄自

明代的一篇公案故事。另一个例子则是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在最后几回中浪迹江湖的奇遇。作者在此处似乎莫名其妙地放松了自己的艺术笔法，但其中至少有一次奇遇取材于早先的一篇短篇故事<sup>①</sup>，我猜想，这未必是绝无仅有的一篇。在整个这部小说中，我认为只有一个情节是富有传奇色彩的，那就是潘金莲害死婴儿官哥，尽管我们几乎不能说这个情节破坏了这部小说所蕴含的协调性。即使在这段文字中，在描写了害死婴儿的事情之后，作者感到需要向读者补充说些什么，于是将这件事与古代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作了比较，实际上是要表明自己的描写是有道理的。

结果发生的变化，则是把着重点从事件——从富有传奇色彩这一意义上说的事件——转移到了人物身上；这一转移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几乎不可能谈及与《金瓶梅》有关的“情节”。这促使人们要问，小说所描绘的那种人物毕竟有可能并非它的主要特点。其中的大多数人物确实是“如同现实的人一般”，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他们似乎相当自然地代表了实际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人。相比之下，《水浒传》中的大多数英雄们恰恰是被美化了一些，恰恰比现实生活高出一些，挺象紧紧围绕实际事件的冰岛“萨迦”文学作品中主人公，例如就象《尼雅尔传》中的冈纳和斯卡普-赫丁那样。但这是否是一个有用的特点，却是可疑的。《水浒传》中的次要人物，以及若干早期的白话故事中的人物，尽管所属的范围较窄，却同样是“如同现实的人一般”，其中有些人物的形象早在《金瓶梅》之前数百年便问世了。此处，当然存在着真正的差异。粗略地说来，《水浒传》中的女性，不是顽皮姑娘，便是颇有男子气概的

<sup>①</sup> J. L. 毕肖浦：《小说〈金瓶梅〉中的一篇白话故事》，《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54）第394～402页。

女将；短篇故事中的女主角，往往不是富有主体感的圣徒，便是淫妇。但在《金瓶梅》中，我们却终于遇到了复杂的女性形象，其复杂的程度既是令人满意的，又是令人惊讶的。

对于女性形象的这种兴趣，也同样体现了其他的、明末文学作品的特点。只需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有一篇题名为《痴婆子传》<sup>①</sup>的长篇文言故事，描写一位早熟的女子自幼年时代起的性史，成年后幻想破灭，被人遗弃。这篇故事能唤起读者的同情心，令人感到惊讶，叙事者犹如摩尔·弗兰德斯<sup>②</sup>，而不是巴斯的妻子<sup>③</sup>，作孽无多，却遭报太深。在这方面来说，它反映了后期的故事的特征，体现出早期说话人所缺乏的道德上的宽容精神，人物常常并没有因为犯了过失而受到可怕的惩罚。这篇故事当然继承了淫秽小说的传统，《金瓶梅》很可能也属于这类淫秽小说的传统，尽管它远远超过了那篇故事，正如以复仇为题材的戏剧《哈姆雷特》那样。这是第一部以成熟的笔法描绘女性形象的小说。另一种对此演变可能会发生影响的文学体裁则是俗曲，而十六世纪则是俗曲的黄金时代。真正的俗曲是属于女性的文学，首先是俗曲富有戏曲的特色，其次在于曲中的“我”几乎总是一位女性，因为俗曲自然而然大都是由歌女演唱的。这一论点似乎多少有些牵强，但《金瓶梅》的作者在他的小说中采用了独特的手法，对词曲作了富有戏剧特色的使用，从而证明这一论点是站得住脚的。简单说来，这意味着

① 据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述，为上下二卷本，日本存有刊本。我国曾见马属卿旧藏抄本三十三则。——译注

② 系英国著名小说家D·笛福（1660～1731）所著《摩尔·弗兰德斯》中的女主角，靠勾引男子，多次结婚和偷窃为生，被判刑后发配到美洲，与一前夫经营种植园了却一生。——译注

③ 巴斯是英国小说家T·哈代（1840～1928）在名作《卡斯特桥市长》中塑造的医生。——译注

着，当人物产生了某种强烈的感情时，他们有时便放声高歌，唱的则是当时实际上流行的俗曲。

《痴婆子传》声称是写个人的经历，而《金瓶梅》看来也同样如此，至少在当时的一位诗人、日记家袁中道的心目中是这样的：

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

尽管这样的解释当然不必认真对待，但这部小说中确实有许多真实反映那个时代风貌的细节描写，而且象那样的细节有可能使人有理由设想，作品之中有许多部分源自个人的经历，而并非来自传统性的、集体的经历。此外不可能一一阐述小说中可资证明反映了成书年代的实际状况的文字。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提到，小说写作年代的断定部分取决于书中提及了当时的一桩社会丑闻，即皇帝挥霍卖马银子的事。尽管明代的文学作品十分丰富，涉及每一个所能想象得到的问题，但小说中对两个重要的领域有极为详细的描述。在俗曲史方面，《金瓶梅》则是最全面的原始参考资料，而俗曲是明代最重要的新型体裁。另一个就是金钱和价格的领域。

至此，我们已讨论了情节、人物和对于时代风貌真实而又详尽的反映；这一切都反映了《金瓶梅》及其同时代作品所共有的、但早先的小说之中所不具备的特点。可是，其中没有任何一个特点是令人满意的，都不过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其他的特点也具有类似的缺陷，例如它的语言极为流畅自然，通顺达意，除了某些淫秽的场景之外，并无华丽的词藻，也没有先前的小说之中那种史诗般的磅礴气势。将它看成是一部淫书，也同样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金瓶梅》也许是对